

《红楼梦》第十回写到秦可卿病情渐重，贾珍请了一位姓张的名医来为她诊治，由秦氏的丈夫贾蓉带到病榻之旁。这后面有一段看似平淡而其实是惊心动魄的情节，似乎从未有人认真加以注意，值得仔细说一下。

尽量不往坏处说。说“三分治得”，其实就是治不得了。

但等到医生开了药方，贾蓉最后还是追问：“这

贾蓉三问

骆玉明

病与性命终究有妨无妨？”医生又说了一段看似含糊但意思清楚的话。书中说：“贾蓉也是个聪明人，也不往下细问了。”他得到了明确的结论。

从头到尾，问了三次，其实问的只是一句话：“秦可卿还能活下去吗？”

你可能会说：这很正常啊！他是秦可卿的丈夫，关心妻子的生死，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

但是你看前后的情节，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对照。特别是在秦可卿死后，宁国府在贾珍的操持下，为她举办了一场极尽奢华而声势浩大的葬礼，在整个过程中，作为公公的贾珍如丧考妣、痛不欲生，而作为丈夫的贾蓉却整个地消失了，他居然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一个动作也没有做。是的，贾珍为了葬礼体面，为贾蓉捐了一个名为“龙禁尉”的五品官职，他遵从父命上户部领了一张捐官的凭证。但说到底，这也是与他无关。《红楼梦》里颇带调侃地用了一个回目，叫作“秦可卿死封龙禁尉”。

有一段情节特别有意思：在出殡前几天，贾珍亲自坐车，带了风水先生等相关人员，前往城外的铁槛寺去踏看寄灵所在，检查停放灵柩的地方布置是否合适，招待亲友的安排是否妥当。京城的城门外晚上是要关闭的，贾珍不得进城，就在庙里胡乱歇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又赶回去料理出殡的事情。贾珍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，他的身份是公公，做这些事情不仅过于辛劳，而且全然不合适。可为什么不让秦可卿的丈夫贾蓉来做呢？小说在这里完全不作解释。

这就是一种不写之写。应该出现的人不出现，应该说话的人不说话，都必然是有原因的。在丧礼进行的过程中，那个看不到的贾蓉其实一直存在，他沉默地存在着。

对照贾蓉现在的沉默与冷漠，回头再看张名医给秦可卿诊治时，贾蓉急切地连发三问，我们不是能够感觉到那些看起来平平淡淡的情节，其实是令人惊心动魄的？是的，作者以暗示的手法告诉我们：在内心深处，秦可卿的死亡是贾蓉所期待的，他急于从张医生那里得到证实。

更进一步说，这个死亡不仅仅是贾蓉一个人的期待。

我们都知道《红楼梦》原来有一回的回目是



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”，大致是说秦可卿与贾珍乱伦的爱情被人撞破，她因羞愧而自缢于天香楼。而在现存的文本中，这个情节被改写为秦氏因病身亡。

但原来故事的许多要素仍然被保留下来。第七回写宁国府老奴焦大醉后乱骂，说及“爬灰的爬灰”，作者特地指明这是“越发放贾珍都说出来”。那么，连焦大都知道的事情，还有谁不知道吗？

张名医推断秦可卿的病，说她“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，聪明忒过，则不如意事常有，不如意事常有，则思虑太过。”

聪明，好强，心细，多虑，所以得了这样重的病，以致把命丢了。



嫩寒锁梦因春冷 《红楼梦》第十回 戴敦邦绘

我们把他包含的背景加进去，可以体会到，小说写秦可卿从病到死，虽有一种烟雾迷蒙的气氛，但跟原来设计的自杀情节，仍然是相通的。简单地说，秦可卿得病，以及她对治病采取很消极的态度，仍然是一种变相的自杀行为。因为对她来说，死是解脱，也是期待。

至于贾蓉，我们很难有理由责骂他。秦可卿这个美丽的女人，虽然名义上属于他，其实跟他没有关系。秦可卿的存在只是让贾蓉感到难堪。

小说中又写到，贾蓉在问明张医生之后，把结果仔细地告诉了贾珍和他的夫人尤氏。对尤氏来说，这不会是一个很坏的消息；那么，对于贾珍而

言，这也是一个期待吗？我们在书中找不到痕迹。

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：关于作者为什么改写秦可卿之死的情节，《红楼梦》早期抄本的批语中，有一位看起来跟曹雪芹关系亲近的“畸笏叟”说，是出于他的建议，希望不要把秦可卿的结局写得太惨。

这是否属实也很难说。如果仅仅从文学角度来讨论，现存的文本无疑比原来的设计更高明，也更符合《红楼梦》整体的艺术风格。《红楼梦》喜欢这样来表现：很多时候，看起来平平淡淡的故事，才真正是令人惊心动魄的。



肌少症又名肌肉衰减症或肌肉衰减综合征，多见于老年人。人的肌肉从出生起至30岁左右，一直处于生长期。至30多岁以后，如果生活中缺乏体力活动，则肌肉每10年约减少3%至5%。如果生活中体力活动较多，则肌肉量仅稍有减少。到75岁左右则肌肉量减少的速度增快，不活动者则可能65岁以后即加速，体力活动多者也可能80岁以后肌肉减少才明显。正常人是如此，如肌肉减少很明显则为病。80岁以上老人约一半多有发病。

至于肌肉减少多少才诊断为病，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量。检查肌肉，主要从肌量、力及体能三方面。其量用CT、MRI等可以测出，一般外观肌肉消瘦也可看出。力则一般可用握力计测定。体能状态可以用简单的“站立-行走测时”法检测，即在坐位时，从站起、立稳到开始行走，花多少时间。这些是一般通俗的方法。医师的测定则更精确。

发生此病后的症状，主要是全身软

弱、无力、缺乏耐力及精力，行走慢而且步态不稳。这就影响了各种体力活动，而这样，反过来使肌肉更易减少。此病明显地影响了老人的生活质量。

关于治疗，主要还是靠锻炼，而且尤其是负重锻炼，即如哑铃、举重、拉弹簧带等。当然这些活动应该在康复医师的指导下进行。近年疫情造成老年人不得不宅在家中，这对肌肉减少症实在是很不利的。其次是要保证肌肉生长的原料。膳食的热卡要充足，而对肌肉则需要蛋白质补充，而且是优质蛋白质，如乳清蛋白，还更容易吸收。但是有些老人肾功能差，则又不能多吃蛋白质，这是个矛盾。

此外，再讲一句题外话。大家都知道，老人的各种器官功能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退。而测定血肌酐则是肾功能的指标。有些老人看到自己的此指标逐渐升高超过正常值，认为肾功能有些减退。但过了几年肌酐又下降到正常值以下，以为肾功能又好了，很是开心。其实，肌酐与肌肉的量有关，此时下降，很可能是因为肌肉量减少，并不是肾功能正常了，这值得我们注意。

“灵额！灵额！”“我要发朋友圈！”友人的称赞开启了节日的热闹通道。平凡的日子总要耐不住寂寞，凌波仙子短暂的翩翩起舞，让人倍感生机勃勃。短暂的、绚烂的、珍贵的花开时刻，分享，才让美更有尘世味吧。



不用庐山仙境，不用阿拉斯加的极光，不用黄山云海，不用布拉格广场的黄昏，不用任何人世间罕见的景色，有人分享，那便是一种喜悦了。去掉枯皮，修剪底根，切开鳞芽、浸泡催芽、换水控温，精心呵护一个半月。

不同于梅花“暗香来”的寒士高洁，水中仙子芳香满屋，大方自在地展现自己的风韵。单瓣香气清雅，而复瓣花姿玲珑；白花黄蕊恬淡宜人，红黄他色别出心裁。零落几刀雕成蟹爪样，让绿叶打卷矮化，让花朵吸收更多养分而更显盛放。也有用心栽培使之茎叶碧绿挺拔、花谢不倒，花多而枝不散。

一期一会的时间到了，一盆盆水仙花送至友人家中。

张家庆

你有老年肌少症吗

张家庆

老陈与小陈

周珂银

认识老陈还得从小陈说起。当年我在皮鞋行业从事媒体工作，小陈是一名皮鞋设计师，在业界有点小名气。有一阵子，她筹备了一个皮鞋设计班，开班之际遂找我，希望帮她邀请几位业内同仁一起来捧捧场。

也就在那天的开班仪式上，我认识了老陈。老陈也是一位经验老到的设计师，他出过一本手绘鞋样的书，画画在鞋师傅中也是拔尖的。老陈给我印象不错，为人谦逊，言语不乏幽默，他对我说：你认得那么多鞋老板，也算是我们鞋业界的“猎头公司”了，今后我们鞋师傅寻生活就找你了。

时隔不久，有一家外地鞋企进驻上海，老板联系我，希望为他们介绍一位技术较全面的上海师傅，负责样板房工作。正巧，小陈电话打来了。她告诉我，设计班没办法办下去，关了，她正打算找一家鞋厂打工，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企业需要。呵，他们还真把我当“猎头公司”了。脑子里忽闪一下，要论条件，小陈还是蛮符合那家公司的岗位要求。这么一想，便向那家鞋企老板作了推荐。

那天，我去那家企业洽谈合作，小陈也因我的引来人事部门面试。我们彼此进行得都挺顺利，小陈对岗位和薪资也都满意，这本该是一桩皆大欢喜的事，诡料她话风一转，道：你知道你为什么谈得那么顺利吗？那是因为你把我“献”给了他们，他们对我是如获至宝，这家公司缺的就是像我这样的技术人才。我一听，言下之意，好像我把她当交易筹码了。我这个分文不取的“猎头公司”只不过是顺便撮合一下，却被她搞得好像那么有“计谋”。这是故意强调自身价值呢，还是想解套被人帮助的人情？着实令人费解。

数月之后，小陈离开了这家公司。至于何因，我没多问。老板只说了三个字，人难弄！这个评价，似乎与我感同身受。但生产在继续，样板房不能缺人，老板对上海的鞋圈亦不熟，再次央我寻一个合适的师傅，哪怕是救救急也好。我突然想起了老陈，老陈技术全面，人也不错，只是他临近退休的年纪，是否还愿意挑这副担子，便即刻打电话联系了他。考虑到这家公司离他住家不远，老陈表示可以来试试，并再三向我表示感谢。没想到，老陈这一试，竟然打下了“桩头”，直至退休，还被这家公司返聘了好几年。老板夸老陈，技术好，人本分，处理事情得体，与他打交道蛮轻松的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了，我们都退休了。两年前，我又重操旧业，参与了一家社区杂志的编辑，因需要寻一二名插画的人员，我又想起了老陈。据我所知，老陈不仅鞋画得好，而且人物肖像和漫画都颇有功底。何不请他试试？于是，微信联系了他，老陈状态不错，马上发来了几幅画，问我是否合适。我告诉他，画得不错，就是我们这里的稿费不高哦。老陈发来了一个乐呵呵的表情，说，稿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还用得着我，带上我一起白相，这本身就是一桩开心的事体。

是的，老了，退休了，不必揣摩人家的心思。就与志同道合的人共事；就与轻轻松松的人交往，一起做事情，一道白相相，不也蛮好么。

一个高瘦小伙子来到了地铁站入口，略一迟疑，快步走向残疾人无障碍通道。小伙子叫高逸典，因家族遗传，生下来就是先天性白内障，出生9个月做了第一次手术，10岁前共做了5次手术，效果不理想，视力属于盲人的范畴，医生判定他没有独立行动能力。

现在的小朋友都有机会在幼儿园接触到围棋，高逸典连幼儿园都没机会上，他读的是盲童学校，直到10岁才接受围棋启蒙。用高逸典自己的话来说：“虽然晚了点，但很庆幸还是相遇了，不然这一生应该会不，一定会很茫然

吧。”

在中福会少年宫学棋的他进步很快，一年多就达到了业余3、4段的水平。金生煜老师把他推荐到了上海市体育俱乐部。刚来体俱的时候，自卑内向的他，不敢和大家一起讨论或研究，只是默默地享受着这份喜爱。

2013年9月，学棋两年多的高逸典，在葛凡帆老师的要求下，参加了上海市小应氏杯，这是他人生第一个比赛。高逸典说，如果不是老师的安排，我是没有勇气走进赛场的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发挥得非常好，打出一个远超预期的成绩。更重要的是，高逸典发现自己完全可以融入健全的孩子一起比赛，不一定要活在那个被照顾、被同情的环境里。

2014年7月，他跟着葛老师和体俱同学一起，去无锡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职业围棋定

子一起比赛，不一定要活在那个被照顾、被同情的环境里。

在脑子里留下的印记。每次下棋累了，他用做死活题来换换脑子。解题是个升级打怪的过程，遇到解不出的题，高逸典会觉得非常有趣。

出于对死活题的强烈兴趣，高逸典用kenny的英文名，在101围棋网任解题官一职，时不时创作一些题目当做消遣。虽然这些事情需要投入很多时间精力，对视力的消耗也比较大，但用户的积极反馈，让高逸典觉得一切都值得。

2015年的暑假班上，他遇到了另一位恩师：吴振宇老师。吴老师非常欣赏他那种极致而纯粹的棋力，给了他充分的肯定。

然而冲击职业围棋道路并

不顺，连续几年定段赛的失利，对这个半大孩子打击沉重。夜深人静，雨滴石阶，他问自己：“我还有机会吗？”

2020年的定段赛，照例的开局崩溃后，高逸典反而放下了执念。

当一个人开始真正享受比赛，整个世界都在为他让路。最终圆了职业梦，与其说是上天眷顾，不如说是认定梦想后疯狂燃烧自己的必然。

每一次想跳出舒适圈挑战自己，总有一些外界的声音告诉他：放弃吧，前路迢迢充满艰辛。

高逸典会以谦逊回应：人生出了题，我自己求解。

养育

七夕会